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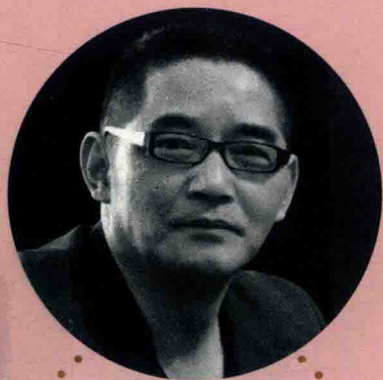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Li Hua Zi

有价值悦读

离婚指南

苏童



离婚指南

苏童

非外借

离婚指南

有价值悦读

苏童

Li Hun Zhi Na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婚指南/苏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有价值悦读)
ISBN 978-7-02-012074-1

I. ①离…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4722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任 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0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8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74-1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社会飞速发展,欲求稳定健康、立足长远,必须有具备良好价值的文学读品,丰富和保护我们个体的心灵和创造力;社会飞速发展,现实的我们,也确实没有多少完整的时间,投入心性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套“有价值悦读”丛书,以作品精到为编选方向,以形态精致为制作目标,旨在为当今奔忙于生计和学业的人们,提供一个既可以随时便览,抽时间细细品味也深有内涵的文学经典读本。

本套丛书,以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为主,每人一册,不特选小说,作者有被称道的散文作品亦纳入该作者的选本。

限于目前的具体情况,一些作者未能收入,我们将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们热切地期盼广大读者,对我们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建议,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彼此能够更贴近。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一无所获 \ 1

罂粟之家 \ 13

妻妾成群 \ 87

红粉 \ 157

离婚指南 \ 217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 279

小偷 \ 293

古巴刀 \ 309

一无所获

在河岸边重复着一个画面：我看见李蛮瘦长的身体一半浸在水中，一半伏在草丛上，他回头凝视宁静的流水，枯黄的头发上滴下沉重的水滴。许多年过去了，在河岸边我总是看见死者李蛮，看见李蛮的眼睛在潮水后变得更加纯洁而空旷。

迷路是最好玩的事。李蛮说。

你绝对想不到,我那回迷路是因为一只大白鹅。我从玻璃瓶工厂的后门看见那只大白鹅站在碎玻璃片上,像一个读书的老人。鹅一见我就嘎嘎叫起来,往木桥上走。你知道我一向喜欢鸡呀狗呀鸭呀这些小动物,我就跟着大白鹅走,走过了桥发现左岸的景色跟你肉眼看见的完全不同,路是赭红色的,不是土黄,路边的小柳树原来比三层楼房还要高,脏水沟里游着许多红鲤鱼。你说怪不怪,一切只因为我跟着鹅走过了那座半圯的木桥。一条路朝天边爬过去,蜻蜓飞过来,青蛙跳入水沟,可是路上就是没有一个人,只有大白鹅领着我朝前走。后来遇到一个岔道,风突然吹过来,吹倒了地里的紫花苜蓿,我觉得身体像羽毛一样轻,马上要被风吹起来了。“别把我吹起来!”我大声喊叫但风根本不听你的。我看见大白鹅走进了苜蓿地,苜蓿花猛地被风吹伏时地里露出一块木牌子。那是一个路标,上面写着三个黑字:竹板庄。

李蛮不是个撒谎的孩子。我从来不选择撒谎者做朋友,所以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对竹板庄怀有莫名的激情。查地图寻找竹板庄经常是徒劳无获的。李蛮死后我意识到竹板庄不是任何人都能去的。你首先要有一次自然的迷路,如果没有那只神秘的大白鹅,一条狗一对蛱蝶说不定也能给你带路,问题是你没有自然的迷路,

你从小方向感就很好，这是活着的人和死者李蛮的区别。

十年前李蛮是玻璃瓶工厂的工人。那里是男人们向往的女人宫殿，你走过竹篱笆墙看见一大群美丽的女工在太阳光下洗刷彩色玻璃瓶，作为一种生活场景有着奇妙的动人之处。那个坐在玻璃山上沉默不语的人就是李蛮。李蛮生活在那群生动活泼性欲旺盛的女工中间是他的造化也是他的灾难。李蛮说我跟三个女人睡过觉了，我不怎么想跟她们睡，但是两个人睡比一个人睡好玩多了。这是李蛮亲口对我说的。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在铁匠弄口的一辆三轮车旁。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李蛮和我都被情欲之绳勒得脸色苍白。我回忆起那个时刻觉得它对我了解李蛮很重要。李蛮脚踩着三轮车的轮胎抽大铁桥香烟，突然他凑近我说，“你知道我坐在玻璃山上想什么？想女人，想一个真正的漂亮女人。”“你天天跟女人鬼混还想女人？”“不是这么回事，我说是想女人其实想的不是女人。到底是谁我自己也弄糊涂了。”大概就是这样，话题引发开去，李蛮和我谈到各自对世界的头一个记忆。那个话题对我了解李蛮同样重要。

我头一个记忆是跟母亲去女澡堂洗澡。李蛮说。女澡堂跟男澡堂不同，没有大池，但是有许多淋浴龙头，你懂吗那是因为女人

天生比男人干净。我拿着一只脸盆盛水，然后把肥皂盒放在水里划，你知道五六岁的小孩都玩这种游戏。我低着头，突然有一双穿海绵拖鞋的脚停在我眼皮底下，接着我的头上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击打了一下，我首先看见的是一把橘黄色的塑料梳子，然后看见抓梳子的那只手。那是一个真正的漂亮女人，她俯下身又用梳子在我头上梳了两下。她微笑着对我说，“低下头，谁也不能看。”但是我看见了她在水中淋浴的情景，水花四溅，她的雪白丰满的胴体自由飘逸，她的黑发在水中像花朵盛开。我敢打赌，你没有见过女人在水中淋浴的情景，你就不会爱上女人。我记得我看着她突然钻进水柱下哇哇大哭。为什么哭？那是头一回欢乐和恐惧的发现。我还发现人在水中哭也是幸福的。

她是谁？那个女人是谁？

秘密，不能告诉你。李蛮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我也不记得她是谁了，最清楚的是那把橘黄色塑料梳子。

橘黄色的塑料梳子。许多年过去了我偶尔在某个女人手中看见过它。它使我心情浮躁胡思乱想。有时候我把李蛮之死跟那种梳子联系起来，命运中存在暗示，我觉得橘黄色的塑料梳子是一种柔软的凶器，它对于李蛮之死来说至少是一个因素，这是后话不提。

回忆我跟李蛮生前的来往,最值得纪念的是那次出游,我们骑着父亲的自行车出去寻找竹板庄。十年前的春天,风挟着酥软甜腥的树草气息吹向两个骑车少年。城市里春意澎湃,街道上的人群像蚕蛹破茧展示生命活力,而李蛮脸色苍白像个悲剧大师骑在车上,与你们逆向而行。我们从玻璃瓶工厂的后门穿出去,越过了那座半坍的木桥,乡村地带就这样对我们拉开了帷幕。

赭红色土路。

浮游鱼类的水沟。

高及太阳的杨柳树。

还有紫色的苜蓿地。

一切都与李蛮的记忆相符。一切都唤起了我的记忆。十年以后我懂得你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与记忆有关,每一个地方你都有过记忆,但当时我们只想去竹板庄。我们穿过草堆与谷场穿过鸡鸭猪狗和黑色农舍,一路上东张西望。竹板庄在哪里呢?我问李蛮,竹板庄在哪里呢?

“竹板庄在一条河边。”李蛮说。

我们拼命往西北方向骑。西北方向有一条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河岸边的房子仿佛一堆旧积木,松散地搭出村庄的结构。那里被一种淡紫色烟霭所笼罩,有一种梦境的气息。如果那里是竹

板庄，竹板庄是在河的左岸还是右岸呢？李蛮说聪明人总能达到河的两岸，而你只能对着河水发呆。我们经过无边的苜蓿地到达河边。河很宽，水流清澈而湍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河，地图上好像没有这条河但它确实实实在在地在你眼前奔流。我看见河对面的房子都是用竹料搭成的，格局简陋轻灵，窗子朝着河水敞开，没有倚窗而立的乡村少女。你能闻见的是一种焚烧纸钱的气味，你还能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既像河水的呢喃又像巫师的咒文。

“竹板庄在河对岸。”李蛮说，“你快看，那只大白鹅。”

你难以相信的是对岸的竹排上真的有一只大白鹅，它似乎刚从水中爬起来，站在竹排上抖落羽毛上的水珠。李蛮在河这边拼命朝大白鹅挥手致意。我相信它就是李蛮说的那只鹅，它曾经率领过迷路的孩子李蛮，那么如今它要把李蛮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回忆起李蛮与大白鹅之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视时间，然后大白鹅嘎嘎叫着踱过了竹排，跳到对岸消失在一座竹寮后面。我发现李蛮嘴角浮起满足的微笑，他说，你相信吗？我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物点就是这个地方，没错，我就是出生在这条河边的。

我说过这是我对十年前那次出游的回忆。回忆在李蛮死后发生，也许含有剖析性的小说技法，另一种回忆可能更能接近真实。另一种回忆好像没见到那只大白鹅，见到的的是一个老头和婴孩。

那个老头有着干裂黝黑的皮肤和混沌不清的眼睛，他怀抱婴孩坐在岸边，俯视脚下的河水。李蛮说那个老头似曾相识，却不知道在哪里见过他。

“喂，这是竹板庄吗？”李蛮问。

“东风大队。”老头说。

“这里就是竹板庄吧？”李蛮问。

“竹器加工厂。”老头说。

“我是说这里原来是竹板庄吧？”李蛮问。

“原来都是乱坟岗。”老头说。

那个老头的回答因陋就简，他轻声地对怀中婴孩说着什么，无暇顾及对岸的骑车少年。李蛮把手浸在水中发呆，他的呼吸急促，脸因窘迫而发红。我说肯定弄错了，这儿不是竹板庄。李蛮说我也糊涂了可这里应该是竹板庄呀。我们骑车往回走的时候听见婴孩的大声啼哭，那哭声追逐了我们好远，你觉得河两岸的空气都被婴孩哭紧了。李蛮骑着车说他透不过气来快憋死了，他说那婴孩怎么哭个不停呢？

十年以后我想象河对岸的生灵都是神祇的化身，已经晚了。我的朋友李蛮早已溺水而死了。

春天是一年四季最复杂的季节，它在你身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擦痕，那些擦痕难以磨灭，人生人死大凡与此相关。我就是这么看的。

我说了十年前的春天李蛮还活着，但他好像知道自己逃不过那个春天了。李蛮神思恍惚，终日睡不醒的样子。我看见他蹬着三轮从街上经过，浑身散发出倒霉蛋的气息。他曾经对我说起一个奇怪的梦。他说他的身体在梦中越缩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婴儿，他看见空中水流飞泻，到处是水，他就这样被水闷死了。“怎么回事？”李蛮摸着脑袋问我，“我一边做梦一边在‘跑马’，水跟女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李蛮的朋友，我最早听见了灾难落向李蛮头顶的声响。但是你挡不住它，那是黑色钢铁，你怎么挡得住它？

李蛮骑着三轮把一车玻璃瓶运到玻璃瓶工厂去。

李蛮经过了北小街的公共浴室，就这样他看见了梦中的女人，那个女人提着一个网袋推开浴室玻璃门。李蛮的三轮车停住了，五百个彩色玻璃瓶哐当一响，李蛮看见女人的网袋里斜插着一把橘黄色的塑料梳子。当时四月的阳光直射李蛮的头顶，那种讨厌的酥软的阳光使李蛮心迷神乱，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的橘黄色塑料梳子还是阳光迷了眼睛。李蛮的血往头顶上冲，喘不过气来，他

看见那个女人从水中走过来，用橘黄色塑料梳子敲了敲他的头发。李蛮跳下了三轮车，他飘飘忽忽地跟随着推开了浴室的门。

我听见从北小街传来一声巨响，灾难像铁块般地落到李蛮的头顶。

那天下午一群半裸的女人在北小街上追逐李蛮。我没有见到那个场面。那天下午街上人很多，像过节一样热闹，人们都在谈论我的朋友李蛮。我听说第一个揪住李蛮的是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陌生女人朝李蛮脸上狠劲扇了一巴掌，然后半裸的女人们每人扇了李蛮一巴掌。我听说李蛮色胆包天，他在挨揍的时候依然盯着陌生女人全身上下地打量，眼睛像萤火一样闪闪发亮。李蛮捂着脸对陌生女人说，“是你敲我的头顶吗？”人们都觉得李蛮的神经错乱了。

李蛮满面青肿地回到家里，他爬到床上，看看窗外追逐他的人群已经散了。李蛮觉得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刚刚干完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爬到床上没多久就睡着了。整个春天他没睡过一回好觉，但那天他睡得很香。有一群玻璃瓶厂的女工闻讯赶来，敲李蛮家的窗子。李蛮迷迷糊糊地说，“走开，我讨厌你们。”女工们就叽叽喳喳地走了。李蛮一直睡到他父亲回家。那时候天已擦黑了。

“畜生你还有脸睡觉？”父亲咬着牙掀李蛮的被子。李蛮醒了。李蛮拼命捂住被子抵抗他父亲。李蛮说，“我太困了，让我睡一会吧。我刚才又梦见水了。”

“畜生给我从家里滚出去。”父亲继续掀李蛮的被子。

“你让我滚哪儿去？我要睡觉。”李蛮把头蒙在被子里。

“畜生你再睡我拿菜刀劈了你。”父亲说。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李蛮说。

“滚出去，去死。”父亲说。

“我不会死，你让我怎么去死？”李蛮说。

“跳河，上吊，卧轨，怎么死都行。”父亲说。

“让我睡一觉明天去死不行吗？”李蛮说。

“不行。”父亲怒吼一声把被子掀到了地上。这样李蛮也跳下了床。他漠然地看着父亲，抱着双臂微微打颤，过了一会他开始穿衣服穿鞋子。李蛮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那我还是跳河吧，我喜欢水。”

李蛮走出家门时突然想起那辆玻璃瓶车子还停在浴室门外，他想小孩们说不定会把玻璃瓶偷走的，甚至大人也喜欢玻璃瓶。李蛮走到浴室门外看见三轮车还靠在墙边，瓶子果然被偷走了不少，剩下的二三十个玻璃瓶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李蛮想人

真可恶，为什么要偷？不能开口要吗？李蛮借着路灯的光晕摸着一个翡翠色的小玻璃瓶。他把它抓在手里欣赏了一会儿，装进他的夹克衫口袋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走这只小玻璃瓶子。他并不喜欢小玻璃瓶子。

李蛮穿过北小街朝河边走。有一个女孩从河边回来看见李蛮正朝河边走。他的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抓着什么东西。女孩问他，“这么冷的天就下河游泳？”李蛮一边朝河边走一边说：“我不会游泳，我去死。”女孩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女孩告诉我她听见了李蛮跳河时的那声怪叫，但她怎么也想不到李蛮真的是死，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不像是死呀。

我的朋友李蛮是跳河死的。但你沿河而下寻找却找不见他的尸体，李蛮不知漂到哪里去了。我跟随打捞船寻找李蛮时心中怅然：水在你身边奔流，水中到处浮着李蛮的沉默的灵魂。李蛮去了哪里？你看着他跳下河却找不到他，这是怎么回事？

李蛮死后七天我去了北郊东风大队的竹器加工厂，那就是被李蛮称作竹板庄的地方。我看见李蛮躺在一块竹排上，四肢舒展，沐浴着五月的阳光。我看见一只大白鹅浮游在水边，嘎嘎叫着向河这边张望。我还看见一个怀抱婴孩的老人端坐在河边，凝视脚下长长的流水。一切都似曾相识，你无法理解的是李蛮的身体为

什么从我们那里漂到了这里？

无法过河。你从河这边望过去，李蛮就像刚出世的婴孩纯洁无瑕。河那边是李蛮的世界。我听见他躺在河那边一如既往地：“竹板庄在一条河边。”

李蛮留下的遗物中最重要的是—只小玻璃瓶。那只小玻璃瓶现在被我收藏了，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拿给你看看。是一只翡翠色的很普通的小玻璃瓶，放到阳光下它会放射出刺眼的光芒。

作为李蛮的朋友，我从来不把死亡当作痛苦。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与李蛮的差别，他最后逆水漂去的时候会不会一无所获？我想到这个问题就有点悲凉。这个问题要去问李蛮，但李蛮死了十年啦。

现在是春天，春天我不出门。